

我的灵魂的历史

白 沃洛申日记

银 许贤绪 译

时

代

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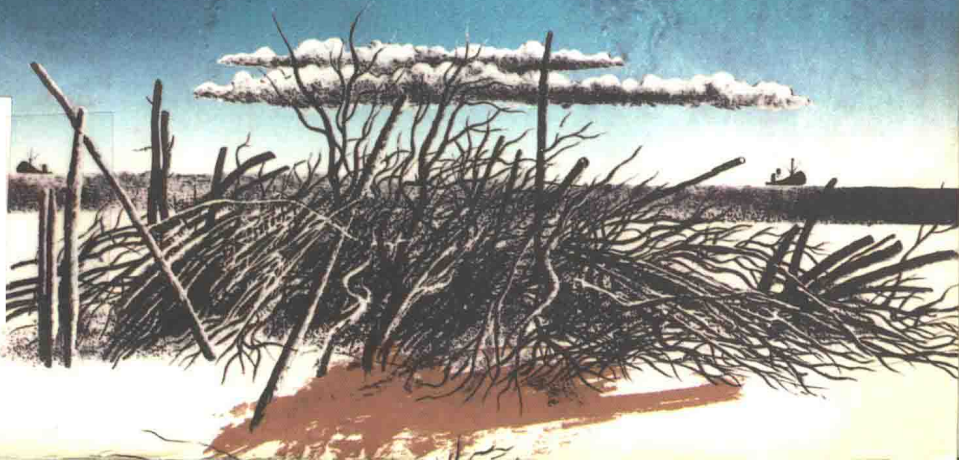
国

文

丛

主编：郑体武
策划：唐继无
周 忱

学林出版社



我的灵魂的历史

白 沃洛申日记

银 许贤绪 译

时

代

俄

国

文

丛

主编：郑体武
策划：唐继无
周 忱

学林出版社

白银时代俄国文丛

主编/郑体武 策划/唐继无 周 忱

我的灵魂的历史

——沃洛申日记

作 者 [俄]沃洛申

译 者 许贤绪

责任编辑 曹坚平 李 东

封面设计 王晓阳

版式设计 应黎声

出 版 学林出版社

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

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8 万

印 数 5000

ISBN-7-80616-477-4/I·174

定 价 12.50 元

编辑说明

19 世纪末、20 世纪初，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。在那个时期，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，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叶塞宁、勃洛克、蒲宁等，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、索洛维约夫、曼德尔施塔姆、洛扎诺夫等，他们在文学创作、文艺理论、哲学思想、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，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。这个群星闪耀、人才辈出的时期，与 19 世纪 20、3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“黄金时代”相辉映，被文学史家、文化批评家称之为“白银时代”。

“白银时代”的作品，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；“白银时代”的作家，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，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。在过往的历史时期，“白银时代”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，它们的“开禁”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的事，然而一旦开禁，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。

本文丛收入随笔、自传、回忆录、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，尽量多侧面地展示“白银时代”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。

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，上个世纪之交的“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，在后世得到复活，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”。

当然，本文丛的推出，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。

中译本序

马克西米利安·沃洛申(原姓吉连科-沃洛申),白银时代俄国杰出的诗人,画家。1877年生于基辅一个贵族家庭。1897年毕业于费尔多西亚的一所中学并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。次年由于参加学潮而被迫中止学业。1900年起开始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崭露头角,在权威杂志《俄罗斯思想》上发表关于巴尔蒙特所译豪普特曼的评论文章。从1901到1917年主要居住在巴黎,博览群书,同时遍游欧洲,并定期回国,颇有些我们中国人所说的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意味。沃洛申是俄国象征主义刊物《天平》和《金羊毛》的积极投稿人,同时又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交谊甚深。在这期间他开始认真研究人智学。1910年发表的第一本《诗集》深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,得到俄国象征主义领袖勃留索夫的高度赞扬。1916年出版第二本诗集《Anno mundi adentis 1915》,收入了一些战争题材的诗。这时,沃洛申开始在阿克梅主义的机关刊物《阿波罗》上发表作品,诗风趋向严谨,与阿克梅主义的美学主张接近。1916年10月回到俄罗斯,从此常住于东克里米亚海岸的科克捷别尔。这里本来是个荒无人烟、名不见经传的地方,却因长期住过一位诗人和画家而载入史册。1918年发表《伊维尔尼》,次年发表《聋哑恶魔》。1923年在柏林再版《恐怖

之诗》。此后沃洛申虽未停止创作，却不曾发表，直到1932年去世。

沃洛申心胸豁达，性情慷慨，热情好客，交游极广。他在科克捷别尔的家从来都是向人人敞开大门，接待过难以数计的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。每到夏天他家便会变成作家和熟人的休养所，而且要同时接待一百多人。根据沃洛申的遗嘱，诗人去世后，他的房子捐赠给了前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基金会，成为作家休息和工作的场所。

沃洛申是俄国现代主义诗坛上比较特殊的一位，他以象征主义诗人的身分成名，又能与阿克梅主义积极合作，他从不将自己局限于哪个阵营，从而抱有门户之见。沃洛申对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贡献很大，早期创作深受法国诗歌影响，神秘主义因素与古代文化意象相互交织，纵横交错，散发着浓烈的文化气息，流露出诗人对古希腊文化的热爱。接近阿克梅主义以后，他的诗歌语言转向清晰、严谨、具体、坚实。他的作品富于宗教色彩，具有历史感，充满探索精神。同时，他也是一位歌咏巴黎最多的俄国诗人，有“巴黎歌手”的称号。茨维塔耶娃说他“在文化上是法国人，在灵魂和语言上是俄国人，在精神和血液上是德国人”。也就是说，在俄国诗歌史上，就气质和风貌而言，沃洛申可谓“混血儿”。

沃洛申日记《我的灵魂的历史》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的一份重要文献。日记从1904年在巴黎写起，至1931年结束，断断续续，时间跨度长达27年，沃洛申不同于勃留索夫和勃洛克等人，他本没有自觉写日记的习惯，之所以开始写日记，据说，是出于两个原因：一是当时他堕入了情网，二是觉得骨梗在喉，不吐不快。这位使他朝思暮想并在日记中一吐心声的女性就是马尔格丽塔·瓦西里耶芙娜·萨巴什尼科娃。

沃洛申起初只是单相思。马尔格丽塔·萨巴什尼科娃当时

22岁，秀外慧中，才貌双全（既写诗，又作画），但对男人无动于衷。确切地说，是反感。读沃洛申这些年间的日记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对色情的浓厚兴趣。在与维·伊万诺夫谈话中，他直言性爱是生活的基础。他特别留心那些性感的形象，详细记录所有“关于性爱”的谈话。沃洛申本人已经有些性经验，但都是短暂的和偶然的。在理论上他明白，“肉体是世间万物的伟大而神秘的基础”，它“对逻辑和道德准则一无所知”。但在实践上，他依然接受着这些“道德准则”的制约。诗人后来承认道：“我具有可悲的两面性：如果我被一个女人吸引，如果我在精神上接近她，我就不会碰她，我觉得这是在亵渎她。”

在《我的灵魂的历史》中，诗人与萨巴什尼科娃的关系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，但这份文献的内容绝非仅限于此。通过日记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诗人的灵魂和精神漫游的完整图画，尽管画面五颜六色。我们可以置身于诗人的创作室，观察他的一系列诗歌和文章是如何诞生的。沃洛申在几个方面运思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，不光是一个诗人和语文学家，还是一个艺术学家、美学家、哲学家。通过日记，我们可以追踪诗人探索通灵术的足迹，进而解读他的许多晦涩难懂的作品。

当然，沃洛申的眼睛不可能只局限在自己身上，在审视自己的灵魂的同时，他也在以艺术家的敏锐目光洞察周围的人和事，描绘风景，记录谈话。在《我的灵魂的历史》中，诗人让我们领略到一系列杰出人物（康·巴尔蒙特、叶·克鲁格利科娃、维·伊万诺夫、阿·戈鲁勃金娜、德·里维拉）的风采，也使我们见到不少鲜为人知但给沃洛申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，如勃留索夫的追随者，象征派诗人艾利斯。在《我的灵魂的历史》中，诗人第一次记下了瓦·苏里科夫的自述，从而为研究这位伟大画家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。在这里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对“流血的星期日”的及时记载——这一页日记后来发展成一篇文章，成为这一事件在

法国的第一个见证。

沃洛申日记是他的观点和行为的真实反映。读这部日记，我们确实可以沿着诗人的精神轨迹，进行一次独特的“灵魂的历史”的漫游。

郑体武

1997年10月于上海

目 录

中译本序(郑体武).....	1
1904 年	1
1905 年	52
1907 年	120
1908 年	157
1909 年	168
1911 年	186
1912 年	190
1913 年	193
1915 年	195
1916 年	199
1930 年	201
1931 年	210
注 释.....	211

1904 年

6 月 3 日

我不能谈论当前的——内心的事。如果我谈了——我就会夸大。隔了几个月后我几乎能自由地谈论自己并且进行分析。所以我不能写日记。我有真切的感受,但没有即刻就来的词语加以表达。词语总是迟到。

晚上在克鲁格利科娃处^①。我能够掌握乐观愉快的力量。……

6 月 4 日

为什么罗斯金^②和莫里斯^③的运动没有成功?

他们向艺术要求最大数量的艺术作品,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每个人都应掌握的语言。

他们还是认为油画是最高艺术,而实用艺术和装饰艺术是低级的。

6月5日

斧石和钻石。

Jardin des Plantes *

巴尔蒙特是奇怪的，醉醺醺的，但不是由于酒。眼睛眯起来，湿漉漉的。……晚上，送走了穆罗姆采夫父女^④后，在荣格家^⑤。我顺便去看了 M. B. ^⑥，并写了那三行诗。我非常激动，几乎不能掩饰。

“请您用奥涅金诗体随便给我写点什么。”

6月8日

St. Jermain (1') Auxerrois^⑦。在马达利纳前面。在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。“在那三行诗里有问题。”长时间的沉默。“什么问题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我们画着。经过罗浮宫的院子时：“什么问题？您从前不提出问题。”

“不，这是传说。”……

但是关于问题我难以启齿。

在杜瓦尔处早餐。议论关于瞬间。她说：“您为瞬间服务吧。这是顺从。我没有才能。”

在日本部分。有许多钟表。谈话无拘无束，甚至有笑声。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但是在这后面有思想。

小老鼠在跑，

小尾巴一扫，

鸡蛋掉下了，
打碎了……

然后，在出来时：“我有一种受折磨的感觉，当人们突然使我感到厌倦并且变得不能忍受的时候。他们完全没有错。”（这是指皮夏尔卡）^⑧……

我们走过杜伊勒利宫。“他们越是爱我，我越是不能忍受他们。”“那么您就趁着友好的感情还存在的时候预先告诉他们。您可以说：‘是这样，我有这么一个特点——以及其他等等的話。’”

“好吧，我现在就预先告诉您。”

一种如坠深渊的感觉。长时间的沉默。然后我们谈起了别的题目，而我在心中暗暗夸奖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。

胸中觉得有什么东西被压缩成一团，但我们平静地说着话直到家门口。

巴尔蒙特^⑨离去。在火车站有叶卡捷琳娜·阿列克谢耶芙娜^⑩、叶列娜^⑪和我。

叶卡捷琳娜·阿列克谢耶芙娜：您没有改变对 M. 的看法？我从另外一些方面了解了她。她——这是他们在家里说的，但她自己不承认……（接下去是同一个故事）。

这是针对我？是警告？

必须消灭任何猜疑。必须给诗句和“问题是什么意思”以另外的解释。我在 St. Jermain 等候公共马车时想的就是这个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机会。我将要谈起一本书。趁这还有可能的时候。“三行诗决定它的内容。”

我觉得，我们谈了一整天而只有两次用手指尖稍稍碰到了主要的东西。现在这必须加以掩盖。

6月6日

可能，这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。我们早晨到吉美博物馆去了。^⑫我在有轨马车上说：“我觉得，我写在书上的这三行诗，决定它的内容。‘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沿同一条道路走过一生。’从许多道路中选择一条。人类永远的一种幻觉，以为不可能有两种真理，等等。”

我觉得，她做了一个愉快的动作。

在博物馆里。木乃伊。“我觉得，这应该是在教堂里的。这在博物馆里是不适当的。”

“塔伊亚赫王后^⑬。她像您。”

我走近些。当我的脸靠拢时，我觉得她的嘴唇微微在动。我用嘴唇感觉到了冷冰冰的大理石和深深的震动。相似之处非常大。

她走过来，但个子太小，够不上。

“您拿这画去留作纪念吧。”

6月7日

荣格太太离开。我们两人一起在马车里。大雨如注。

“我觉得，这是您离开的预演。”

“很遗憾。”

“我们将再也不会像这样会面。在莫斯科这将是另一回事。”

又是在 St. Jermain (1') Auxerrois. 上面的一个房间。“喏，请给我画这个。”

6 月 10 日

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^⑭。“您真幸福，因为您留在这里并且能够画这一切东西！我好羡慕（为《天平》杂志做一期——文字和图画）。

“我倒想和您一起到意大利走走，去佛罗伦萨、锡耶纳和奥尔维耶托。”

“我们将互相写信。”

“我不愿意让我们之间的接近中断。”

“不，我们将不用词语，而是用画和诗来写。”

——好的。

晚上。阿西西的方济各^⑮……“但是难道他复活了？”——这只是对那些怕死的人十分可贵的传说。

6 月 11 日

在罗浮宫。华托——笔挺的有明显的银色褶痕的丝绸连衫裙。夏尔丹^⑯。弗拉戈纳尔^⑰。

“昨天魔鬼没有对我产生像几年前可能产生的那种强烈的印象。您记得吗，我对您说过那一段心情冷漠的时期。雷东的魔鬼^⑱——就是我的魔鬼。当我们去夏朗顿的时候。”——深不可测者的特性。名人病已经接近。接着而来的是可怕的。

雷东。维·雨果。我们靠近了看，几乎头碰着头。在 American Art^⑲。“巴黎没有了我将再也不会是这样……这里冷，那里热。以后一切将会一样。”

晚上在布隆林苑里。“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它是这种样子……变化多端。这我喜欢。

“而我在您那儿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色调。”

“只要一想象现在是黎明，一切就都变了。”

由于感觉到肩部的接近，我感觉到了抚爱的全部魅力。这几天我梦见她双手捧住我的头，抚摸着。7—8岁时我常常由于缺乏抚爱而在晚上哭。后来习惯了。

6月13日

我将把这一天当作一块大的宝石一样珍藏在胸中。这是“忧郁的幸福”之日。心碎的幸福。

早晨，教堂，旧街。皮格马利翁塑像对面的咖啡馆。“叶卡捷琳娜·阿列克谢耶芙娜，咱们到圣克鲁^②去吧。”——“不，您和玛尔戈列伊*一起去吧。”——我的头晕了。

我们去了。坐轮船。刹那间悲从中来，泪水在眼中打转。“您看看影子。照我所理解的样子看。记住这个，画下这个。喏，这大浪中的黄色围墙。这看见吗：圆圈中的一块块木头镶饰”。

在岸上。“我感到自由。这里没人知道我。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次。”

在公园里走。“多好的楼梯。快欣赏。”一块圆形草地。树木巨大而且庄严。“您头晕吗？”——“有一点。”——“咱们上去吧。”

潮湿的林荫路。一块能眺望巴黎的空地。“我想把这些人扫掉。拿起一把扫帚就扫出门外。”

“咱们坐到林荫路上远一些的地方去。”

枝叶下面很暗。

……“于是然后有一个声音悲哀地说：这样就过去了整个一生。”

* 亲近的人这样称呼 M. B. 沙波什尼科娃。

“让咱们像这样一起走过一生吧。死我是这样看的：你闭上了眼睛忘掉了一切……”

“然后感觉潮湿的草。又高又软的草。就需要走。有一点点光亮，像林荫路深处的一朵火舌。就这样在许多大树之间走很久。整个一生都回忆起来。但全部在一个平面上。珍珠色的曙光。然后是悬崖。当你下去了——就把一切都忘了……让咱们就这样一起走吧。”

“我们还没有死呀！”——“让我们活着一起走。”

走得很远。笔直地走。“直到最蓝的海边。”

为什么大家都总是走到最蓝的海边？

什么“蓝的”？

“有白海，黑海，红海——但是没有蓝海。”……

死亡是快乐，是生命的最高潮。这是生命的最高一刻。是灵感。

“它走过来，用严肃的大眼睛逼视着我的眼睛，问道：‘你准备好了吗？’

“我不是在活着。我需要火车把我切断，以便让我感觉到生命。否则死亡就会离我而去。”

我们坐在十字路口浓密潮湿的草上。话语紧压在喉咙里。

我到林荫路尽头去走了一回。回来时觉得自己陌生又冷漠。

我们走着。“我活着是一个错误。我有一个女朋友，她活得很像样。她喜欢采蘑菇和浆果，经常恋爱。她非常爱我。但有时怕我。那时她就叫我，仿佛我在很远的地方。没有这个我不能活。我需要在我的身旁有活的东西在折腾。兽穴。她。我于是就回忆。”

“您必须给我写一首诗。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。

“平静的、珠贝色的黎明。周围波浪翻涌闪光。倒映出太阳。永恒不变之物在流动之物里面。于是就诞生了美。像泡沫一样